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临漳邺城遗址

太行风

邺都遗韵

何利群 时雨

从京港澳高速公路漳河大桥上远眺广袤平坦的河北平原，郁郁葱葱的庄稼和炊烟缭绕的村舍间巍然耸立着一处夯土高台，在夕阳的映射下格外醒目，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城遗址的三台胜境。金凤、铜雀和冰井三台是邺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历史上一度风光无限。

曾几何时，经世济国者在此唱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篇章，文人墨客书写出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而昏庸暴虐之徒又上演了一出出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回归于静谧，只有滚滚而逝的漳河水和孩子带来的金凤台默默地见证着昔日的悲欢离合。

邺城最早建于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时期，秦汉时期先后为邺县和魏郡的治所，而今依稀残存在国人记忆中的大多只是小学课本中的“西门豹治邺”和“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历史典故。实际上，自公元3世纪以来，作为华北平原富庶的农耕经济区，其地西凭太行、南临黄河，扼华北地区南北交通要冲，又是战乱时期易守难攻之战略要地，因此东汉末年以后，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历史上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

邺城建都于乱世之际，但在政治制度、城市建设、文学艺术和宗教传播方面却大有建树，对后世影响至深。经过不同领域学者几十年的不懈探索，邺城作为中国古代建安文学发祥地、多元文化碰撞地、都城规划肇始地和佛学中兴地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

一 建安文学发祥地

秦汉以降，邺以其地处“北上涿蓟，南下郑卫”的中枢位置而号称“天下腰膂”。秦代在此置县，西汉时为魏郡所在，东汉末年成为冀州治所，袁绍在占据邺城后曾说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可以南向以争天下”的豪言，可惜其志大才疏，优柔寡断，最终让曹操先迎到了颠沛流离中的汉献帝。

公元204年，曹操挟官渡之战的余威攻入邺城，消灭了袁氏父子的残余势力，初步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曹操掌握了东汉政权后，将汉献帝安置在许昌，而以邺作为自己的王都。曹魏统治下的邺城，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作为曹魏邺城的标志性建筑，金凤、铜雀、冰井三台巍然矗立在西城墙之上，均高八至十丈，其上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巍然崇举，其高若山”，这里既是全城最高点，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同时也是曹氏父子饮酒宴乐、吟诗作赋的场所。其时邺下人才汇聚，文风鼎盛，驰名天下的铜雀台正是曹氏父子召集文人宴饮答赋、咨议抒情的重要地点，也是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奏响地。《邺中记》载：“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不仅仅是表现了乱世时期的民生疾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强烈愿望和重整山河、统一天下的豪迈气概，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建安风骨”。

二 多元文化碰撞地

曹丕代汉，定都洛阳后，邺仍为魏国的五都之一，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后，中原北方地区陷入了历时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国混战时期。十六国中首先建都邺城的是羯族建立的后赵政权，公元334年，石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都于邺，对西晋末年“汲桑之乱”而焚毁的邺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石虎在铜雀台上起五层楼阁，高一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余间。南面的金凤台因避石虎讳而改称金凤台，建屋一百零九间，台置金凤。北面的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台下挖有深十五丈的冰井，内藏冰块、石墨、粟粟及盐。三台表面皆砌砖，相去各六十步，上作浮桥式阁道，“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石虎据邺近二十年，时处乱世不图自强，却极尽奢华之能事，大修宫

三 都城规划肇始地

斗转星移，一千多年如白驹过隙，昔日的繁华都市早因战乱和漳河泛滥而湮没于尘土之下，逐渐被世人忘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勘探与发掘，经过近40年不断努力，逐渐揭开六朝古都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下的神秘面纱。

1983年10月3日，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徐光冀带领考古队开启了此后对邺城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工作。面对遗址面积广阔，地面又被黄沙和植被覆盖的现状，制定了以全面勘探为主、重点部位辅以探沟发掘的科学方法，以探沟揭示的城市布局为重点，从铜雀三台开始，对邺城的城墙、城门、宫殿、衙署、街道、苑囿、水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取得了重要的

四 佛学文化中兴地

进入21世纪，邺城考古队的工作重点转向探南城外郭城，深入探讨其布局的特点及其在隋唐都城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为配合这一课题，2002年10月至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城南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夯土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长期以来一直传说是魏文帝曹芳的陵墓，屡受盗掘。此次发掘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应为隋唐以后瘞埋佛舍利之地宫雏形），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质建筑构件及贴金塑像、琉璃残片等珍贵文物，证实了该遗址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入选2002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邺城队的田野工作主要都是围绕赵彭城北朝佛寺进行的。2003至2004年勘探试掘了寺院外部围墙、西南院落四廊房及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遗迹。2010年发掘了寺院围墙的东通道及东南院落东、西、北廊房，2011至2012年揭露了寺院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南廊房、围壕南通道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

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近年来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布局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所不同，显著特征是土木结构的方形木塔仍然占据着寺院的中心位置，但在塔后相应位置迄今尚未掘出佛殿遗迹，而在南北中轴线北端发掘出一座大型殿堂，为探讨北朝晚期寺院讲堂的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反映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

池苑囿，劳民伤财，耗损国力。

夺取后赵政权的冉魏统治者冉闵也是一个残暴且刚愎自用的人，为防止胡人造反，严禁内外夷私藏兵刃，同时下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冉闵称帝仅两年，就于公元352年被南下的前燕慕容儁所灭，前燕随后将国都迁到邺城，意欲一统中原，而此时关中地区的前秦呈崛起之势，公元370年，苻坚率十余万大军长驱入邺，以大将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的身份镇守于邺，并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以充实长安而削弱河北的割据势力。此后历经前秦、后燕及北魏初年的战争破坏，曹魏始建的邺北城残毁过甚，人口凋零，一度丧失了以往作为国都的辉煌。

全面发掘，揭露出城门的门道、门墩、双阙和连接门墩与双阙的短墙，印证了《邺中记》所记载的朱明门“门上起楼，势屈曲，随城上下。东西二十四门，朱柱白壁，碧窗朱户，仰宇飞檐，五色晃耀，独雄于诸门，以为南端之表也”。历年的考古勘探显示，邺南城城垣东、西、南三面走向为舒缓的曲线，东南、西南城角为圆角，证实了邺南城是文献记载中的龟形城。同时，城墙上等距分布着“马面”。作为防御设施，“马面”平时用于瞭望，战时则可加大攻击角度，极大地增强了城市的防御能力。此外，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遗迹。这种独具特色的城墙与马面、护城河组成了完备的防御系统是邺南城的突出特点。

邺南城的规划实施由东魏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全面负责，参与设计规划者原系北魏的官员，据文献记载，邺南

袋，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质地，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多数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造像的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型，也为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和佛像瘞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同年，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南郭区、赵彭城北朝佛寺东侧的核桃园建筑基址群开始了系统的勘探和发掘。其实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一块隋代墓志的出土为它的发现提供了契机。1992年，赵彭城村砖瓦厂在一号建筑基址西南约200米处取土时发现一座隋墓。从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收回的墓志了解到，该墓为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赵魏与妻樊氏合葬墓，墓志中提到“葬于明堂园东庄严寺之所”，明堂园东庄严寺均为东魏北齐邺城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确认这两组建筑位置对于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布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邺城考古队在墓葬附近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在墓葬东北方、核桃园村西南地发现了五处大型夯土遗迹。自2012年至今，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寺院的塔基、大殿、门址及两翼连廊等建筑，推定该遗址为北齐天保九年文宣帝高洋所建的大庄严寺。这是继赵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北朝皇家寺院遗址，对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瘞埋制度，探讨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问题以及东亚地区早期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发掘现场。

邺城的再度辉煌是在南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之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于邺，洛阳官吏、士卒及僧尼、百姓全部跟随皇室东迁。鉴于邺北城破坏严重且难以安置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在曹魏邺北城的基础上增建南城。掌控东魏并建立北齐政权的高氏集团属鲜卑化的汉人，其统治主要依靠六镇鲜卑和汉人强宗大姓，建国之初尚思进取，兴修水利，括检户籍，颁行均田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力。其时邺城人口充盈，物产丰饶，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成为名噪一时的国际性大都市。在军事上征契丹、讨山胡、击柔然均取得大胜，与西魏北周和南朝梁陈的对抗中也保持着较大的优势。

令人遗憾的是，北齐的统治者陷入了历代败亡之君所固有的骄横残暴、荒

淫无道的怪圈之中。及至后主高纬在位时，北齐国力早已江河日下，最终于公元577年被北周所灭。

公元3至6世纪，邺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汉、羯、鲜卑、氐等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为争得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后燕及东魏北齐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建筑技术、装饰风格方面极尽奢华的表象。同时与西域及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也屡见于史载，来自西域的宗教和乐舞更成为各族统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十六国时期至北朝时期遗物，如建筑装饰、佛教造像、墓室壁画、随葬器物等都可以看到邺城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舞台。

佛教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邺城是佛教东传的重镇之一。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就在河北一带弘扬佛法，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公元534年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邺下佛教进入大盛，并于北齐达到顶峰。邺城周边星罗棋布的石窟寺和佛教刻经遗迹，涉及当时在中原北方地区最为流行的一些佛学思想，为探讨北朝晚期兴盛的佛学流派，以及追溯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而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及北齐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正是邺下佛学极盛的明证，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地位。

历史的繁华如过眼烟云，辉煌一时的邺都最终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公元577年，骄奢淫逸、荒淫无道的北齐被北周所灭，北周武帝入邺后命令铜雀三台等殿堂官苑撤毁，瓦木石料及雕斫之物凡可入用者均赐贫人，任由他们在农闲时自行拆运。第二年，武帝去世，朝政大权落入后来的隋文帝杨坚之手。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因不满杨坚擅政，于邺城举兵，旋即被杨坚派兵讨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防止日后他人利用邺城的故都地位兴风作浪，杨坚决定彻底摧毁邺城，故在平定尉迟迥之乱后，纵火焚城，所有民居皆被毁之，移州、郡、县三级治所于南四十五里的安阳城，邺下居民也一律随迁，作为六朝故都的邺城至此化为一片废墟。

岁月的流逝无情地抹去了邺都历史的残痕，只有散布在田间的土台乱冢，默默地向世人倾诉着它昔日的繁华与悲欣。（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打通古老非遗连接现代生活的融合通道

曹铮

6月11日是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全国各地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主题定为“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重点活动有“云游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等活动。（6月5日《工人日报》）

从2005年国务院决定于次年设定“文化遗产日”，到2017年后融入自然遗产而具备新身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再到当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见证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扎实稳健的前行步伐，彰显着国家、大众与文化遗产的紧密关系。“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非遗在身边，人人参与”“文化遗产在我身边”“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每年活动主题的变迁，更折射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的发展进程。每年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地开展的系列非遗活动面向大众，走近生活，记录着政府和大众携手守护精神家园的信心和成效。今年的活动主题突出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这无疑是文化遗产保护最鲜活的路径。

2006年到2022年的16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陌生变为热词，其间凝聚着广大非遗工作者的心血，也反映出普通百姓重新接触、认识、乐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过程。随着一年年活动参与性的不断增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也已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民众自觉的文化聚会。正如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所说：“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依靠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发自内心的关注和热爱。”只有具备足够的社会受众和群体基础，非遗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的确如此，“非遗”的活态性质决定了它只有将根脉深深地扎进生活的土壤中才能永葆生命力的独特性。多年实践证明着，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与传承。“见人见物见生活”是这些年非遗保护实践中明确的重要理念。非遗并不是一件件独立存在的作品，而是一个文化现象的载体，更是一个可参与的生活。“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任务，必须让非遗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更加贴近生活的姿态走近大众。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功实践，打通了古老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的融合通道——我省持续推动河北非遗购物节、河北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工坊体系建设、非遗产品创意研发营销等工作，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传播、节庆民俗、教育实践、研学体验、传习培养等活动，实现了文化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也让传统文化之光照进更多人的内心。

成功的经验也值得反思：最近众多古老非遗的“破圈”，让非遗走出作坊，走出村落，走出街巷，走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于市井间再次复活于生活，更让大众找到“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这些都说明人们并不是不需要它们，而是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连接现代生活”的新方案，实则不易。需要人们对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更多思考与尝试，在传统与时代的撞击中萃取新的精华。可以想见，未来拥抱非遗的人必将越来越多，人们对非遗的认同感、参与感也会越来越强，“非遗即生活”将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金凤台全景